

# 《說文解字》中之闕文研究

周 飛

《說文解字》中有 44 個篆文的解說中出現了“闕”。許慎在《說文解字》叙中說“其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因此解說中出現的“闕”，表示許慎對這個字不知如何說解。二十世紀以來，大批深埋地下的文獻材料重見於世，使得古文字學蓬勃發展。現代學者利用古文字材料與《說文解字》互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有力地推動了說文學的發展。本文即擬在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利用已有成果和古文字材料，進一步探討《說文解字》中的闕文。

具體討論之前要明確許慎所留的“闕”具體指什麼。我們知道，《說文解字》對於文字的解說一般包括義、形、音三個方面。義為字之本義，形為用六書分析字形，音為指出聲旁或直指其音。而說解中留“闕”，一般為義、形、音中至少有一方面許慎無法解釋，除此之外，還有後人妄增闕的情況。字義、字形、字音等方面的闕文是許慎編寫《說文》的過程中留下的，而後人擅改則與許慎無關。



## 一、構形理據缺失之後造成的“闕形”

漢字演變過程中，其形體變化往往是很大的，有時在短時間內會發生劇烈的變化。雖然小篆仍屬於古文字的範疇，但是與早期文字比較起來，其形體差異也是明顯的。這種形體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小篆字形的分析，從而造成部分漢字字形無法解釋，此即許慎在分析字形時的“闕”文。具體而言，這種由於字形變化造成的字形構形理據缺失的現象可以分為部件構形理據缺失和整字構形理據缺失兩類。

### (一) 字形變化造成部件構形理據缺失







攴部

屨：“屨，行屨屨也。从文，闕。讀若僕。”

此字的義、音都已指出，字形中的“屨”許慎無法解釋，因此闕疑。錢大昕認為，“屨”是从肩省，“屨屨”與“肩肩”意思相近。除了“肩字”，“尸”下鮮見从“八”的情況，錢大昕可能據此判斷“屨”是从肩省。考察出土文字材料，从尸(包括从尾)之字均沒有尸下加“八”的情況，因此，尸下的“八”可能是羨畫。古文字“八”形作羨畫很常見，如孟作 (金文編 2382)，匿作 (金文編 2063)。屨可能本从尸从文。







貝部

質：“質，以物相贅。从貝、从所。闕。”


段注：“闕者，闕从所之說也。”所字甲骨文作、等形，〔1〕其所从的“卜”形在金文中一部分繁化為兩個“卜”形作 (毛公鼎)，一部分演變為“阜”作 (史密簋)。其中兩個“卜”形從上下並列變為錯落放置就寫成了 (井人佞鐘)所从的，這就很像斤了，這種形體最終演變為小篆中的從兩斤的所，所很可能是表示槓的本字。〔2〕質應是从貝所聲。由於從小篆中已經看不出所的本形本意，因此許慎不知所在此作聲符，故闕。

自部

嵩：“嵩，官不見也。闕。”

段注：“上从自，下不知其何意，故云闕，謂闕其形也。”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此篆不知所从，故許君存而不論。”此字甲骨文作 (後 2. 22. 16)，从自丙聲，後多用為邊的聲符。此字西周金文一般在丙下加“方”作 (大孟鼎邊字所从)，秦文字承襲這一形體作 (詛·巫邊字所从)， (睡·律·62 邊字所从)，《說文》嵩作，邊作，其下不从方，應是訛變的結果。

木部

棗：“棗，槎識也。从木、殳。闕。《夏書》曰：‘隨山棗木。’讀若刊。，篆文从开。”

段注：“此云闕者、謂殳形不可識、無由知其形聲抑會意也。”小篆應為从木开聲的

〔1〕季旭昇：《說文新證》(下冊)第 253 頁，藝文印書館 2008 年。







〔2〕陳劍：《說慎》，《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第 1—20 頁，綏裝書局 2007 年。

形聲字,《說文》字頭所从的夂是开的訛變,許慎不知,故闕疑。

(二) 字形變化造成整個字形構形理據缺失



上部

旁:“𠂔,溥也。从二,闕;方聲。𠂔,古文旁。𠂔,亦古文旁。𠂔,籀文。”

旁字甲骨文作,〔1〕金文作,〔2〕方或與“凡”型相連成〔3〕,其上部與中間增加羨畫後成爲睡虎地秦簡的,之後演化爲《說文》小篆。此時由於字形訛變,旁字上部的凡形成爲了二(上)和形,字形無法解釋,因此許慎闕疑。

辵部

遠:“遠,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備、彖。闕。”

甲骨文作(合 3298),象人追逐捕捉野豬,金文作(陳公子甗),加田與辵增強表意,《說文》小篆將彖訛爲彖,構型遂無法解釋。


网部

网:“网,再也。从门,闕。《易》曰:‘參天网地。’凡网之屬皆从网。”

此處應爲字形闕疑,許慎無法解釋门內部結構與字義的關係。從文字演進序列考察,网、兩本一字,兩是在网的上面增加羨畫而來。〔4〕

苜部

苜:“苜,相當也。闕。讀若宀。”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此字不从羊角之苜,疑从甘。”乖伯簋有,正是此字。苜字上應从甘表音,下从巾表意。在小篆中,由於字形訛變,甘的兩豎與巾中間一豎連在一起,而與苜形似,因此,許慎誤以爲从苜,從而無法解釋字形,所以闕疑。

斤部

所:“所,二斤也,闕。”

大徐本作:“所,二斤也,从二斤。”小徐本作:“二斤也,闕。”所的字形由於變形過

〔1〕孫海波:《甲骨文編》第4頁,中華書局2004年。

〔2〕容庚:《金文編》(第四版)第7頁,中華書局2005年。




〔3〕同上注。

〔4〕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第139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甚,其本義已看不出來,因此留闕,詳見“質”字條。




叩部

單:“單,大也。从叩、早,叩亦聲。闕。”

單字甲骨文作,或繁化作,本象一種狩獵工具飛石索,<sup>〔1〕</sup>後來睡虎地秦簡作,上面斷開,下面衍一橫,遂失去早期構形特徵,《說文》小篆即承此而來。由於不復象形,許慎只得把上面的兩個口型解釋為叩,表意,但是下面的部分無法解釋,故闕疑。

入部

𠂔:“𠂔,二入也。𠂔从此。闕。”

王筠《說文解字句讀》𠂔字下指出:“𠂔下云闕,不云从𠂔。”“𠂔从此”應當不是許慎所語。“兩”字西周金文函皇父盤作,其構形是截取古文字車字而來,象車兩軛之形,車有兩軛,因而稱為兩。<sup>〔2〕</sup>兩字後來發生形變,秦文字中兩作(椀陽鼎),(三十四年工師文壘),𠂔就是從這種形體中剝離出來的。用這種訛變後剝離出的部件來解釋字形,自然難以說通。因此,此字應當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𠂔字下所說:“音義俱闕。”

## 二、字形分析不當造成的闕音

所謂字音闕疑是指有些字許慎不知其讀音,故而留闕。從文字演進序列來觀察,主要有兩種情況造成了闕音。一種是將文字異體獨立成字造成的闕音,另一種是將變化後的部件獨立成字造成的闕音。





### (一) 異體獨立成字造成的闕音

邑部

𡗗:“𡗗,从反邑。𡗗字从此。闕。”

〔1〕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第106頁。

〔2〕于省吾:《釋兩》,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山西省文物局、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古文字研究》(第十輯)第1頁,中華書局1983年。

邑是邑的反寫，許慎不知字音，故闕疑。𡗗字本从二邑，會邑中小道之意，戰國文字作 (璽彙 2090)， (璽彙 2091)，兩個邑並沒有明確的左右區分。而小篆作，有了左右區分，左邊的其實就是邑，但是因為反寫，就被誤認為是與邑不同的另一個部件。這種字由於本來就不存在，所以也就沒有讀音。





卩部

𠃉：“𠃉，卩也。闕。”


此即反卩字，卩是卩字所从，象人跪踞之形。古文字往往正反無別，因此跪踞的人形既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故𠃉與卩本應為一字，而《說文》將二字分立，則不知𠃉究竟為何字，故而闕字音。

𡗗部

𡗗：“，鄰道也。从邑从邑。凡𡗗之屬皆从𡗗。闕。”


此字義、形皆有說解，唯獨沒有字音，故段注：“闕者，謂其音未聞也。”𡗗與巷本一字。𡗗从兩邑會意。《說文》巷：“，里中道。从𡗗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文从𡗗省。”這裏對巷的字形解釋有誤。古文字巷皆不从𡗗，而是从邑。如三晉文字作 (八年相邦鉞)，秦文字作 (秦陶 2352)，是从邑从共的形聲字。秦漢間巷存而𡗗廢。也許由於材料所限，許慎並沒有意識到𡗗與巷是一對異體字，因此，他只能分析形義，却無法得知其字音。

爪部

𠃉：“，亦𠃉也。从反爪。闕。”


《說文》：爪，“𠃉也，覆手曰爪。”爪言“亦𠃉也”，指意思與爪相同。“从反爪”指字形為反爪。如此，闕的應是字音。段注：“後人臆為說曰諸兩切，蓋以覆手反之即是掌也。”即讀為掌是後人所加。古文字常有字形顛倒的情況，𠃉可能是爪字形顛倒而來。

𠃉部

𠃉：“，拖持也。从反𠃉。闕。”

𠃉是𠃉的反寫，古文字往往正反無別，𠃉和𠃉本應是一字。《說文》將其分立，則𠃉的字義尚可從字形看出，於音則無徵，因此闕音。

𡗗部

𡗗：“，三泉也。闕。凡𡗗之屬皆从𡗗。”

段注：“此謂讀若未詳、闕其音也。”彙部只統攝彙、𩇛(原)二字。《說文》：𩇛，“水泉卒也。从彙出𠂔下。𠂔篆文从泉。”古文字原字形體皆與《說文》篆文相同，从𠂔从泉，會泉水出山崖之意，而泉則象水出泉口之形。𩇛是原中的泉疊加而來，是原的異體。彙是分拆𩇛而來，本身不成字，自然於音無徵。

豕部

豨：“豨，二豕也。豸从此。闕。”

段注：“闕，謂其義其音皆闕也。”學者或認為豨是豸與豨的聲符，豸與豨是一字之分化(古文字山與火形體易混)。西周中期的金文中，豨寫作𩇛，因此，豨是豨的異體。〔1〕《說文·豕部》：豨，“豕屬。从二豕。𩇛古文豨，《虞書》曰：‘豨類於上帝’。”“豨類於上帝”今本《尚書》作肆，如果豨是豨的異體之說成立，則豨是一種獸，音肆。

## (二) 將變化後的部件獨立成字造成的闕音

林部

洑：“洑，二水也。闕。凡林之屬皆从林。”

段注：“此謂闕其聲也，其讀若不傳。”指出此字闕音。林部統攝三個字，除部首外，另兩個是洑(流)和𣶒(涉)。《說文》：洑，“水行也。从林、沝。沝，突忽也。𣶒，篆文从水。”古文字字形多與篆文同，从水从沝。如𣶒(中山王壺)、𣶒(里耶秦簡 J193)，楚文字沝多變為二虫，如𣶒(郭店·緇衣 30)。只有石鼓文從兩水，𣶒(石鼓文·霽雨)，這種形體實為形旁疊加。《說文》：𣶒，“徒行厲水也。从林从步。𣶒篆文从水。”涉字均與篆文形同，只从一水，而與字頭从林不同。甲骨文作𣶒(合集 28339)、金文作𣶒(格伯簋)、戰國文字作𣶒(郭店·老子甲 8)，象兩足涉水之形。《說文》字頭𣶒所从林應當也是形旁水疊加而來。由上面兩個字的分析可知，林是水疊加而來，並不能獨立成字，因此許慎自然無法得知其字音。

先部

𣶒：“𣶒，進也。从二先。贊从此。闕。”

段注：“闕謂闕其讀若也。”即字音不明。贊，秦漢時寫作𣶒(放馬灘·日乙 377)，𣶒(馬王堆·縱橫家書 208)，其上从𣶒，《說文·夫部》“𣶒，並行也。从二夫。輦字从

〔1〕董蓮池：《新金文編》第 1366 頁，作家出版社 2011 年。

此。讀若伴侶之伴。”贊是从貝扶聲之字。𠄎是扶的訛變。秦文字中有些贊所从的扶會有一筆拉長，如𠄎(珍印 69)，到了漢代繼續拉長如𠄎(贊鼎)，這樣形體就比較接近於𠄎了。事實上，直到西漢，贊都从扶的，从𠄎的贊最早見於東漢的華山廟碑。<sup>〔1〕</sup> 𠄎既然是訛變後的形體，其讀音自然無法考求，故許慎言闕。而其“進也”之意，應是從字形中的兩個先分析得來。

### 三、本義湮沒造成的闕疑

我們知道，一個字被創造之初，其承擔的意義往往是與字形相聯繫的本義。而後會發展出引申義、假借義。有些字在行用過程中，其引申義或假借義被廣泛使用，本義反而漸漸湮沒不存。《說文解字》解釋的是字的本義，當一個字的本義無法考求時，許慎本着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只得留“闕”。

戈部

𠄎：“𠄎，闕。从戈从音。”


此字古文字習見，本从言从戈，後訛變為从音从戈。在文獻中，此字常借作“識”，但從《說文》的“闕”可以知道，至少在許慎的時代，其本義就已不明了。

### 四、因無法納入“六書”系統而產生的闕疑

下面這些字的字形與字義之間無法建立可靠的聯繫，也即無法用“六書”合理地分析其字形與字義之間的關係，因而闕疑。

舟部

朕：“朕，我也。闕。”

段注：“此說解既闕，而妄人補‘我也’二字，未知許說字之例也。按朕在舟部，其解當曰‘舟縫也’。从舟，夨聲。”段注“我也”係後人所補的觀點，應當是正確的。因為《說文》說解的是字的本義，而“我也”顯然是假借義。“朕”字甲骨文作 (甲 2304)，金

〔1〕 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第 22 頁。

文作𠂔(諫簋),戰國文字作𠂔(上博·彭祖1),秦漢文字作𠂔(相馬經十上)。朕字應爲从舟从兩手持物的會意字,本意可能與舟有關。至於其本義是否爲舟縫,則有待探討。

巴部

祀:“𠂔,撻擊也。从巴、帚,闕。”

《說文》:“巴,蟲也,或曰食象蛇。”難以看出巴和帚如何表示撻擊之意,但是許慎也沒有說明巴或帚是否表音,因此段玉裁謂“闕者,闕其會意、形聲之說也”。

肉部

羸:“羸,或曰畧名,象形。闕。”

羸字在金文中一般作爲偏旁使用,如羸𠂔(伯衛父盃)字所从。羸是象形字,或以爲是羸的象形,<sup>〔1〕</sup>或以爲是“能”的分化字。<sup>〔2〕</sup>許慎應當見到了這個字的古文字字形,判斷其爲象形字,但是不能判斷其所象何物,因此,只能籠統地說“或曰獸名”,但究竟象何獸,只能留闕。

以下幾個字形音義皆闕。我們分析可能是因爲這些字的音義在許慎的時代已經不明,而利用六書系統從字形也無法分析出其字義。當然,也可能這幾個字是後人所補。但我們還是傾向於這些字爲許慎所錄,因此將這幾個字暫附在這一部分之末。

亞部

畧:“畧,闕。”

此字形、音、義皆闕。《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簡 217 有“冬三月,甲乙死者,必兵死,其南畧之”,畧作𠂔。簡 203 有“春三月……丙丁死者,其東有憇,正西惡之”。整理者指出畧即惡字。《汗簡》39 頁惡作𠂔,《古文四聲韻》第 82 頁惡作𠂔,均與《說文》小篆同。因此,畧可能是惡的異體。

耳部

聆:“聆,《國語》曰:‘回祿信於聆遂。’闕。”

〔1〕張頌:《羸簋探解》,《張頌學術文集》第 1—4 頁,中華書局 1995 年。

〔2〕于省吾:《釋能和羸以及从羸的字》,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華書局編輯部:《古文字研究》(第八輯)第 1—8 頁,中華書局 1983 年。



此字只有引文，形音義皆闕。

丸部

尠：“𠄎，闕。”

此字形音義皆闕。

軌部

軌：“𠄎，闕。”


形音義皆不明，故闕。按，此字似與軌爲一字。〔1〕

## 五、誤將假借義當作本義導致的闕疑

這種情況主要是誤把假借義當成本義，造成字義與字形之間無法建立聯繫，因此造成字形無法分析的情況。屬於這種情況的有：



卯部

卯：“𠄎，事之制也。从卩、丩。凡卯之屬皆从卯。闕。”

此字甲骨文作,象兩人相向跪踞之形，爲向的本字。〔2〕卯、卿、鄉、饗爲同源字。〔3〕《說文》解釋爲“事之制也”，字形與字義之間無法建立聯繫，故闕疑。

又部

叟：“𠄎，老也。从又从災。闕。𠄎，籀文从寸。𠄎，叟或从人。”

甲骨文作(前 4. 29. 1)，象手持火把在屋內搜索之形，即叟字。由於其後來假借爲老人，爲了區分，加形符手旁而造出搜字。睡虎地秦簡仍有字，與甲骨文字形相同，《說文》小篆即承此而來。叟指老人既爲假借，字形自然無法解釋爲老，因此，許慎在分析字形後留闕，表示無法將之與老意進行聯繫。

下面這個字的分類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1〕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册)第 540 頁，藝文印書館 2004 年。

〔2〕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 1013 頁，四川辭書出版社 2006 年。

〔3〕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撰：《甲骨文字詁林》第 378 頁，中華書局 1996 年。

又部

段：“𠄎，借也。闕。𠄎，古文段。𠄎，譚長說：段如此。”

師袁筮作𠄎，或以爲象從厂下取石，〔1〕或以爲即碬的本字，〔2〕按照這兩種觀點，段當借講應爲假借，則此處許慎可能把假借義當作了本義，因此字形無從解釋，故闕疑。

或以爲从受石聲，受爲兩手相付之形，以見借義，〔3〕按照這種觀點，則此處的闕應是由於字形演變，小篆中的段已經無法和借義相聯繫，因此闕疑。

## 六、未知本字造成的闕疑

東部

棘：“棘，二東，曹从此。闕。”

段注：“闕，謂義與音皆闕也。”棘的字義和字音許慎皆不明，故闕疑。甲骨文作棘（合集 6942），兩個捆束之物（東）會對偶之意，正是曹的本字。《說文·曰部》曹“獄之兩曹也”所說應爲引申的用法。金文在棘下多加口形，如𠄎（趙曹鼎）、𠄎（趙曹鼎），小篆𠄎从棘从曰的形體即由此而來。許慎未知棘乃曹之初文，故而闕其音義。

卩部

𠄎：“𠄎，二卩也。巽从此。闕。”

此字闕字音。𠄎字甲骨文作𠄎（合集 6771）、𠄎（屯 236），象兩人跪踞之形，會順從之意，爲巽的本字。丁山《說文闕義箋》“𠄎孳乳爲巽，《虞書》：‘汝能庸命巽朕位’，僞孔傳：巽，順也。《釋文》引馬融注：‘巽，讓也。’而《易·象傳》：‘順以巽也。’《雜卦》傳：‘巽，伏也。’義尤近從，則𠄎直巽之本字而已。”林義光《文源》：“巽，順之義，當以𠄎爲本字，即遜之雙聲旁轉也，象二人俯伏相謙遜形。”〔4〕𠄎所从的兩個人的腿拉長，增加一橫作爲羨畫，再斷裂訛變，就成爲《說文》中巽的篆文𠄎。增加兩橫作爲羨畫，其

〔1〕朱芳圃：《商周文字釋叢》第 139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

〔2〕季旭昇：《說文新證》（上册）第 196 頁。

〔3〕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第 95 頁，中華書局 1998 年。

〔4〕李學勤主編：《字源》第 798 頁，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中間再斷裂，就成爲《說文》中巽的古文𠄎。許慎應當沒有見到相應的古字形，故不知卽巽的本字，而以爲是另外的字，但又不知其爲何字，故字音闕疑。

## 七、後人改動

這裏面分兩類，一類是後人在訓釋許書內容時竄入的“闕”字，另一類是後人添補小篆字頭後造成的“闕”文。

後人在訓釋許書時竄入“闕”字的情況有：

此部

𠄎：“𠄎，竄也。闕。”

此處闕文可能是由於許書原文缺失，後人增補所致。段注對此有精到的分析：“又凡云闕者，或闕其義，或闕其音，或闕其形。既釋爲竄，則義非闕也，其音則如淳音紫，其形則从此从卩，此亦聲，皆非蓋闕無可言者。許以𠄎入言部，以𠄎入口部，惟𠄎不入卩部，入此部，許必審知其說。今本蓋許說亡，後淺人補之也。《釋詁》曰：‘茲斯諂𠄎已，此也。’疑𠄎本作𠄎，訓此。故許類諸此止也，而入此部歟。”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也認爲：“今本說解，蓋有奪脫，非許書之舊矣。”

言部

謚：“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

段注：“各本作从言兮皿闕。此後人妄改也。考玄應書引《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益聲。’《五經文字》曰：‘謚，《說文》也；謚，《字林》也。《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廣韻》曰：‘謚，《說文》作謚。’《六書故》曰：‘唐本《說文》無謚，但有謚，行之迹也。’據此四者，《說文》从言、益無疑矣。自呂忱改爲謚，唐宋之間又或改爲謚，遂有改《說文》而依《字林》屢入‘謚，笑兒’於部末者。然唐開成石經，宋一代書版皆作謚，不作謚，知徐鉉之書不能易天下是非之公也。”嚴可均《說文校議》謚條下說：“謚即謚之行草，校者以行草爲篆體，因改說解之益聲作兮皿闕。”由此可知，謚與謚本爲一字，謚是謚的變形，後人曾對此字的解說進行過篡改。

木部

𣎵：“𣎵，衆盛也。从木、麤聲。《逸周書》曰：‘疑沮事。’闕。”

段注：“各本脫彙字。今依《玉篇》補。《周書·文酌解》，七事，三，聚疑沮事。聚古讀如驟。與彙音近。彙疑沮事，猶云蓄疑敗謀也。各本此下有闕字者。淺人不解周書語。妄增也。”

虛部

虛：𠄎，器也。从虛、宀，宀亦聲。闕。”

段注：“此疑衍。其義、其形、其聲皆具則無缺矣。”

薦部

薦：𦏧，解薦屬。从薦、彡聲。闕。”

此字形、音、義俱全，闕字應為後人所加。王筠：“小徐說解無闕字，此有者，蓋校者以彡、孝二體難定，因加之也。”所言或是。

入部

入：𠄎，入山之深也。从山从入。闕。”

此字為从山从入的會意字。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此字不見經傳，疑當从入，山聲。許君以會意解之，故不得其音也。”然而《說文》中的很多會意字並未標音，只講義、形，如同屬入部的全：“完也，从入，从工。”宀部的實：“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因此這裏的“闕”可能是後人所加。正如王筠《說文釋例》所說：“校者見其殘闕而加之邪，恐皆衍文也。”〔1〕



兔部

兔：𦏧，疾也。从三兔。闕。”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兔條下指出，《說文》所收的焱、麤、彘、蠱並沒有注明讀音，因此，此處的闕可能是後人所加。

木部

某：𣎵，酸果也。从木从甘。闕。𣎵，古文某从口。”

“某”為梅的本字。“某”字西周金文作 (禽簋)，从木从甘會意，表示樹上結的可口果實。戰國文字多从口从木，對應《說文》古文，如 (包山 012 簡)，蓋因古文字中

〔1〕王筠：《說文釋例》第 261 頁，中華書局 1985 年。

甘、口常可以互換。而秦系文字則保留从甘从木之形，如𣎵(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此處的闕文段注認爲：“此闕謂義訓酸而形从甘不得其解也。”然《說文》甘“美也”，即甘可泛指可口，梅子對於愛酸的人而言確實可口，所以段說不確。《說文》會意字字形說解之後，或完結，或指出字音。此處的闕只能指字音。但是，某是常用字，且《說文》从某之字如謀、謀、腓均爲“从某聲”，惛“从心某聲，讀若侮”，可知許慎應當是知道某字讀音的。因此，此處的闕可能是後世妄加。另外，《說文》中有梅字，《說文·木部》梅：“枏也，可食，从木每聲，棣或从某。”棣應該是某疊加木旁而造出的分化字，梅是替換聲符而造的形聲字。

後人添補小篆字頭的情況有：

竹部

笑：“𣎵，此字本闕。”

此爲徐鉉增補的十九字之一。根據出土文字材料，笑當从艸从犬。

氏部

𣎵：“𣎵，闕。”

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此篆蓋漢末始行於世，而魏之《廣雅》、《聲類》並錄存之。許書原本，殆無其字，故《玉篇》𣎵字下但引《聲類》，不引《說文》也。今二徐本有此篆，疑魏晉以下人所補。”

酉部

𣎵：“𣎵，闕。”

見下。

酉部

𣎵：“𣎵，闕。”

段注：“依《玉篇》、《廣韻》，上字下當云：𣎵𣎵，味薄也，从酉，漸聲。下字下當云：𣎵𣎵也，从酉，任聲。二篆疊韻，今本但注闕字，許書本無此二篆。”

## 八、總 結

從以上的整理可以看出，許慎編寫《說文解字》的態度是謹慎的，對於不能解釋的

字,不强作解說,而是留闕。這些不能解釋的字,除了後人改動的情況之外,或是由於篆文不符合漢字演進序列,造成形、音、義無法契合,或是由於對訛變的形體進行分析拆解造成的,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受到了時代和材料的局限。我們現在討論這些闕文背後的成因,也只是在現有材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很多字由於缺乏相關的古文字材料支撐,我們也不能給出一個很滿意的解釋,本文只是起到一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對於《說文解字》闕文的研究還有很大的空間等待填補。而這項工作對於《說文解字》的小篆系統、六書系統的理解,有着一定的參考作用。隨着出土材料的不斷增加和古文字研究的推動,對於《說文解字》闕文的研究會更加深入。

(周飛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博士生)

